

数学王国里的“神仙眷侣”



胡和生和谷超豪的结婚照

在数学界,谷超豪,被认为继20世纪大数学家艾里·嘉当之后,第一位在无限变换拟群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人;胡和生,则是中国数学界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院士。

胡和生1928年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,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,她放弃了去同济大学担任助教的机会,选择到中国微分几何创

始人苏步青教授所在的浙江大学继续深造。在那里,遇到了生命中的“另一半”谷超豪。

50年过去了,谷超豪仍清晰记得与胡和生初次见面的情景:“那是1950年,我在数学系图书室里,偶遇胡和生,她说苏先生给了我一篇论文,有些地方没弄清楚,想让我帮她看一看。我说:好啊,论文呢?她说论文在宿舍里。她的宿舍离我办公室有十多分钟路程。当时已经是秋天,但天气依然很热,她气喘吁吁地跑去拿回来,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很不错,对学问肯钻研。我们共同讨论了一下,她就将论文的内容都弄清楚了。”

对微分几何的共同爱好,使得两个年轻人的心迅速靠近。谷超豪,温文尔雅,古文修养很好,能脱口成诗;胡和生,开朗健谈,喜爱绘画、摄影。他们除了切磋学问外,还有说不完的话题。1957年,经过7年的“爱情长跑”,二人喜结连理,成了人人称羡的数苑“神仙眷侣”。

在谷超豪、胡和生简朴的家中,一个书房两张写字台,谷超豪的书桌朝阳,胡和生的书桌面墙。两位院士就在这里并肩研究。谷超豪惬意地说:“我做的工作可以讲给她听,她做的工作可以讲给我听。我们互相理解,也可以互提问题、相互核验,这是

生活中最大的乐趣!”

日常生活中,谷超豪、胡和生爱做减法:每天6点30分起床,烧些泡饭、煮个鸡蛋。8点准时开始工作。晚上则是阅读研究生的论文,几十年如一日。

近十年来,谷超豪、胡和生身体欠佳,有时轮番住院,便形影不离地厮守在一起。他们的病房布置得像书房一般,病情稍有转好,就一起进入了他们的数学世界。一位倚在病床上,一位坐在椅子上,要么静静地看书,要么小声讨论着什么。

胡和生当选院士时,谷超豪赋诗祝贺爱妻:“苦读寒窗夜,挑灯黎明前。几何得真传,物理试新篇。红妆不需理,秀色天然妍。学苑有令名,共赏艳阳天。”

据《各界》

范绍增 给出姨太太办婚礼

在武夫当国的民国年间,军阀中妻妾成群者不在少数。川军将领范绍增,他的姨太太多达四十位。

对姨太太出轨事件的处理,也体现出范绍增与众不同的地方,其宽厚与大度绝非其他军阀能比。1933年春天,范绍增的姨太太紫菊在重庆城里开明学校读书时(具体落实范绍增提高妻妾文化素养的精神),同青年校长王世均谈恋爱的,两情相悦情意绵绵。

东窗事发后,范绍增怒不可遏。王世均被抓到范庄关起来。眼看大祸马上降临二人头上。这时,两位亲家王瓚绪、陈兰亭求范绍增饶他俩一命。涕泪纵横的王母也跪地不住地叩头恳求饶过她儿子。

闯荡江湖多年的范绍增虽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,但重人情,讲仁义。他冷静下来一想,紫菊毕竟同自己有夫妻缘分,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左思右想后,他最后决定把人情做到底。当众宣布:一、收紫菊作干女儿,王世均作干儿子;二、备办几桌席席,为二人道喜;三、送紫菊大洋5000,做嫁妆费。全场皆大欢喜。王瓚绪竖起大拇指指连声夸道:“范哈公,你搞得漂亮!搞得漂亮!”

据《文萃报》

林长民和徐志摩 模拟“婚外恋”



林长民和林徽因

林徽因拒绝了徐志摩第一次追求,因她当时才16岁。

陈岱孙曾说:“徐志摩这人很糊涂……与林徽因恋爱,林长民(林徽因的父亲)也不会同意。”陈岱孙是著名经济学家,与徐、林均熟识。

其实,林长民思想开放,未必会阻止。在英国,他和徐志摩还模拟过“恋爱游戏”,据徐志摩说,“有一次我们说着玩,商量彼此假装通情书。我们设想一个情节,我算是女的,一个有夫之妇,他装男的,也算有妇之夫,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通信讲恋爱”。

林长民给徐志摩写了多封“情书”,徐志摩还将其中一封发表。不久,林长民带林徽因回国,在梁启超撮合下,林徽因与梁思成相恋。徐志摩回国后,因他是梁启超的挂名弟子,遂频频造访梁任馆长的“松坡图书馆”,却不断搅扰了在此幽会的林徽因与梁思成。

据《中国国家报》

唐德宗 并非“以貌取人”

唐代选用官吏提出了以“身、言、书、判”为标准,对身高等有比较具体的标准和要求。《旧唐书·李藩传》记载,李藩“恬淡修检,雅容仪”,他修身养性,恬静淡然,容颜仪表雅致,是个风度翩翩的帅哥。李藩做地方小吏时,与人交恶,这人秘密上书唐德宗,诬告李藩。

德宗信以为真,龙颜大怒,下诏令李藩进京入朝廷审。待到李藩一入朝堂,唐德宗一看他仪表堂堂,情不自禁地赞叹道:“好帅啊!这样子的人,岂会是作恶之徒?”前嫌尽释,提拔李藩越级做了秘书郎。

只看这段记载,人们很容易误解唐德宗是以貌取人选拔官吏。但是,德宗贵为天子,选取官吏的心思岂是常人所能揣测?皇权是恣肆的,不能以常理而论。

《旧唐书·卢杞传》记载,卢杞“貌陋而色如蓝,人皆鬼视之”,就是这么个鬼魅一样人物,唐德宗看着他超欢喜,提拔他做了丞相。卢杞也不负德宗重用,任内推行了多项所谓的财政政策,不遗余力搜刮钱财,供德宗享乐。这,恐怕才是德宗喜欢卢杞的原因所在吧。

据《深圳商报》

唐群英 破例上族谱

唐群英是中国女权运动领袖、女权主义先驱。在当时,可谓女中豪杰,仰慕的男士众多,一位男士在1913年2月于《长沙日报》上登出了一则通知,说于某年某月某日,自己将和唐群英结婚。唐群英得知后,带人到报馆兴师问罪,要求报社更正错误。

主编说那是广告,哪有更正广告的啊,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么。双方都不退让,最后不得不闹到官府。时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也没有解决办法,最后只得自己掏腰包解决此事。

后来人称她“大闹长沙日报”。唐家以出了这么一个女子豪杰而感到自豪,破例将她列入唐氏族谱,称她为“唐八先生”。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

大宋奸臣蔡京,生活上骄奢淫逸,单从两种美食,即可管中窥豹。

蔡京很喜欢吃“盐豉”——并非寻常豆豉,而是用黄雀的胗,经腌制而成的颗粒,有黄豆那么大。他一餐就吃300粒,即要用300只黄雀。稀罕吧?

他还爱食蟹黄包。这也不是一般的蟹黄包。蔡府后厨专设包子组,组下又分制馅、制皮、蒸锅

等小组,而在制馅小组内又分配料、调味等,配料下又分几个专业,如蟹肉、葱丝、姜丝等。京城

蔡京吃的“天价包子”

某官买了个小妾,她原先就在蔡府包子组工作。官员想尝尝相爷吃的蟹黄包啥滋味,命小妾去做包子,不料小妾一口回绝。官员奇怪,你不是包子组的吗,咋不

会做包子呢?那小妾一五一十告知蔡府包子组的层层分工,说自己只是配料组下葱丝专业的,只有一门手艺,能将大葱切成头发般的细丝,此外啥都不会!

由此,蔡府蟹黄包的制作成本超乎想象,蔡京吃一次蟹黄包的花费相当于40户小康之家一年的生活费,约3000两银子。当真是“天价包子”!

据《今晚报》

共用《论语》说胡须



秦观

北宋有个大词人秦观,字少游,《鹊桥仙》《淮海集》《淮海居士长短句》都出自他之手,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。但他本人最引以为豪的,不是自己的才华有多深,而是他自己的胡须非常多。

有一次,很多词人聚在一起喝酒赋诗,席间,秦观与苏东坡谈论起来。

秦观说:“君子多乎(胡)哉?”这句话出自《论语·子罕》,是秦观借助谐音,来向苏东坡炫耀自己的胡须。

苏东坡听了,立即应声回答说:“小人樊(繁)须也!”正是借用了《论语·子路》中的原话。

众人听罢,都笑得前仰后合。

据《京郊日报》

黄侃给胡适起外号

黄侃是近代一位国学大师,但他思想守旧,极力反对“白话文”,加之他恃才傲物,喜欢骂人,被骂得最惨、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“暴得大名”的胡适,他常常弄得胡适下不来台。

寇准19岁时高考移民到河北大名府,进士及第后开始做官,可以说是少年得志。

官场升迁,按部就班,宦海几度沉浮,公元1004年,也就是北宋真宗景德元年,43岁的寇准终于当上了宰相。

他才兼文武,出将入相,是北宋名相中的佼佼者,但他也并非完人,在私生活上过度追求奢侈排场。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里

说,寇准在邓州做知州时,经常大摆宴席,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,还不点油灯,全用蜡烛。要知道,在1000多年前,蜡烛算得上是奢侈品,即使是有钱人也舍不得用,而邓州衙门里的马棚、厕所也统统点烛通明,每次宴会结束,厕所里都是成堆的烛泪。邓州后来以花烛名闻天下,相传就

是寇准那时候传下来的。寇准崇尚奢华的另一个表现,就是喜欢歌舞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称,寇准很喜欢“柘枝舞”,凡宴请宾客,定要跳此舞,而且一跳就是一整天。这种舞气势非凡、场面宏大,非常符合寇准爱讲排场的性格。寇准看得兴起时,还会赏舞女,“一曲红绡不知

谈迁重写《国榷》

清初史学家谈迁,几乎用了毕生精力完成明史《国榷》的写作。53岁时,他完成原稿,但不幸的是全部书稿被小偷偷走。这部书可谓谈迁一生心血,如此打击让年近花甲的老先生痛不欲生。但他很快从痛苦中走出,仅仅用了四年多的时间便重新编著了一部《国

榷》。新版《国榷》共104卷,428万字,比原作更加翔实和完善。

原作被盗后,摆在谈迁面前的有两个选择:是就此放弃,还是重新开始。谈迁坚决选择了后者。这样选择的理由很简单,谈迁说:“吾手尚在!”

据《今晚报》

不给你“坑爹”的机会

五代时有个叫唐德的,他老丈人叫周行逢,是后周节度使。一次,唐德来到城里找到老丈人,说想弄个一官半职的干干,周行逢摇摇头说,“汝才不堪为吏”。那意思是说,你这半瓶子醋,我是了解的,当官做吏不够格啊。我若私下照顾你,给你个“师长旅长”的倒也可以,但你干不了多久就会“坑爹”了,那样一来,我又不想在法令面前宽容你,那我们的情谊就断绝了,这样多么不好看啊。于是,周行逢送给这位女婿耕牛和一些农具,打发他回老家,让

他安心务农。

五代时节度使的权力巨大,甚至连中央政权的拥立与废弃都取决于诸节度使。唐德有这样一位老丈人,岂不是“要风得风,要雨得雨”。俗话说,一人得道,鸡狗升天;唐德向节度使老丈人求个一官半职,实在是小菜一碟。谁承想,老丈人却不给唐德面子,还说“汝才不堪为吏”。

大概也正因周行逢清醒地意识到“汝才不堪为吏”,所以才没给其婿“坑爹”的机会吧。

江西北

日谢灵运为秘书监,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。”学生们不解,黄侃解释道:“监者,太监也。太监者,下面没有了也。”学生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只有上部,没有下部。此喻遂传为笑谈。

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寇准私生活讲排场

说,寇准在邓州做知州时,经常大摆宴席,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,还不点油灯,全用蜡烛。要知道,在1000多年前,蜡烛算得上是奢侈品,即使是有钱人也舍不得用,而邓州衙门里的马棚、厕所也统统点烛通明,每次宴会结束,厕所里都是成堆的烛泪。邓州后来以花烛名闻天下,相传就

是寇准那时候传下来的。寇准崇尚奢华的另一个表现,就是喜欢歌舞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称,寇准很喜欢“柘枝舞”,凡宴请宾客,定要跳此舞,而且一跳就是一整天。这种舞气势非凡、场面宏大,非常符合寇准爱讲排场的性格。寇准看得兴起时,还会赏舞女,“一曲红绡不知

数”。他的小妾茜桃大概出身贫苦,就写诗劝他:“一曲清歌一束绌,美人犹自意嫌轻,不知织女寒窗下,几度抛梭织得成!”

但寇准根本不听规劝,还写诗为自己解脱:“将相功名终若何,不堪急景似奔梭。人间万事何须问,且向樽前听艳歌!”这简直有点儿颓废荒唐的及时行乐思想了。

据《文史博览》